

罗学蓬 著



死亡之旅

——英军中国师欧战蒙难记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死亡之旅

英军中国师欧战蒙难记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死亡之旅 —— 英军中国师欧战蒙难记

作 者 / 罗学蓬

责任编辑 / 蒋晓云

封面设计 / 李 炼

出 版 /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重庆日报印刷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32 开

印 张 / 11

字 数 / 280 千

版 次 /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/ 1—5000 册

书号: ISBN 7—5411—1198—8 / I · 1118

定价: 9.2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五千名华人进入了“鸠丽亚斯”号的肚皮——随着鱼雷的爆炸——大厦般的“鸠丽亚斯”号在众目睽睽下已然消失于水中——目力所及波涛上下颠簸的是中国人和英国水手血肉模糊的尸体——鲁芸阁双膝触地瞳孔发直喊道：天呐！死……死！全都得死……

第二章 (30)

战争野兽的嘶吼声还隐约可闻——张登龙这个川东土匪窝里冲杀出来的剽悍汉子毫不惧怕——他的命原来就是侥幸捡来的——罗小玉说——我是男人——鲁芸阁一丝冷笑——男人怎么蹲着屙尿？——每营来了十多名英国官兵——华人十五人为一篷（一座帐篷住十五人）——与英军编制一样——三篷为一排——三排力一连——三连为一营——各营的英国官兵把枪口抬起来——虎视眈眈地对准了骚动的华人

第三章 (60)

无数的韦位利步枪来福枪刘易斯机关枪齐刷刷竖起开始对空射击——断裂的尸体抛向空中——六个营三千华人进入了城内——他们头戴各式各样的帽子——却一律穿着样式统一的黄卡叽布服装——扛着一式的来福枪——民国政府慰问团赴法慰问——却躲在巴黎不敢到前线……

第四章 (95)

罗小玉说——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——杀气腾腾的英国部队包围了华人十四营——要当众检查罗小玉究竟是男是女——袁澄海举枪吼道——我们的枪也不是吃素的——谁敢扒他的裤子我就和他拼了……

第五章 (150)

英国上校鲁斯顿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——所有前沿阵地的英国人都配有防毒面具——中国人却没有——当一排排炮弹触地爆炸时固体的大地已变成沸腾的泡沫——飞溅的肉体与鲜血使每一个人

突然间变得十分可怕——冲啊杀啊
——十四营的中国人象狰狞的恶鬼一样跟着叫喊！

第六章 (198)

只剩下百多人的华人第七营并入了第十四营——鲁斯顿上校在张登龙身边蹲下——我命令你向大炮阵地上的英军赖特中尉开枪——张登龙惊呆了——随着一声枪响——赖特中尉从他的视线消失——桑德福上士抓起话筒——中尉已为国捐躯——现在由我桑德福上士接替他指挥……

第七章 (242)

生死线溃退下来十四营的兄弟——在大昂谢开始了短暂的醉生梦死生活——袁澄海说喝洋酒睡洋婆子就是快乐——一个大个子锡克族人对着鲁芸阁撒尿——双方人马打成一团——鲁斯顿上校让他们象狗一样爬出去——锡克族人齐声高喊——中国人万岁……

第八章 (266)

哥萨克人拔刀驱马冲进战俘群中——脑袋
在地上骨碌碌滚动——上万具尸体在太阳
的暴晒下发出恶臭——誉为猛士的张登龙
被自己人射杀在粪池里——鲁芸阁袁澄海
死了——十四营和七营近两千名兄弟——
只剩下一个残废的华玉峰……

尾声 (315)

所有的华人的死亡都不会有人知道——他
们象烟尘一样被狂风吹散了——子夜弥撒
开始了——在耶稣诞生的时候——一个中
法混血儿即将来到这白茫茫的世界上……

后记 (318)

第一章

五千名华人进入了“鸠丽亚斯”号的肚皮——随着鱼雷的爆炸——大厦般的“鸠丽亚斯”号在众目睽睽下已然消失于水中——目力所及波涛上下颠簸的是中国人和英国水手血肉模糊的尸体——鲁芸阁双膝触地瞳孔发直喊道：天呐！死……死！全都得死……

1

船队离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进入大西洋，天，没有放过一次晴。连续的长途奔波再加上这绵延无期的海上颠簸，已将无数华工折腾得死去活来。

这支由八艘万吨级以上的英国轮船组成的商船队，载着五万名华工和大量的弹药，在十艘军舰的护卫下，已经在大西洋中航行了整整六天。太平洋中经常可见的光滑如镜的洋面，在大西洋中根本不曾出现过。而今天午后，风浪显然愈发地凶狂了。天低云暗，乌云汹涌，耸起的巨浪若颠连的山峰一排排扑来。各船为避免碰撞，早已拉开了彼此的距离。远远望去，环绕着整个商船队的军舰炮艇，简直是在山岳般的巨浪中间穿进穿出。处于船队中心位置的两万吨级的“鸠丽亚斯”号，已

失去了平日的威风，在浪涛中起伏颠簸，一排排巨浪迎面扑去，立即被船头劈成瀑布似的水帘，高悬在船体的两侧。

这艘世界上最大的商船，原来是德国的运输舰，被英国海军俘获后改装而成的，身长一百零八码，其高度，从船舷数上去还有十三层，泊在港口，比岸上的航运大楼还高出一头。在哈利法克斯港，五千名来自江浙一带的华工足足忙碌了两天，把英联邦国家加拿大为协约国制造的成千上万吨弹药装进了“鸠丽亚斯”号的肚皮，这五千名华工，也登上了这条巨轮，而其余四万五千名陆续经太平洋水道，再转乘横穿加拿大的火车汇聚到哈利法克斯的华工，则分乘了另外七艘与“鸠丽亚斯”号相比大显寒俭的商船。

在哈利法克斯，英国人把这第二批开赴欧洲战场的五万名华工简单地进行了编队，青岛与威海卫的、旅顺口与大连的、平津两地的、江浙的、西南的、西北的……原则是按地区组编成团。四川江津人氏华玉峰，是北平清华学校中等科的高材生，他是作为华工翻译在北平被招募的，他本可以留在平津团与英国总领队呆在一起，可是，他却出于一种愤愤不平的心理，申请编进了西南团的四川营。他向英国领队提出的理由是：和家乡人呆在一起，生活上习惯。

这样，华玉峰就来到了“阿布柯尔”号上。

暑假时，华玉峰正在北平南郊的丰台亲戚家度假，接到同班同学汪顺清从天津的来信，说他已在天津英国领事馆考取了头等华工翻译，即将到威海卫集中，再由那里出发去法国；薪金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吃的穿的和往返路费都不需自己付钱；还说，出洋去不仅能了解世界最新最高的科学成就，战后还可去欧洲各大城市游历；又说报考还在进行，机会难得，万

勿放过。读信后，华玉峰犹豫不决，信中所言虽然诱人，可是九月学校开学，他即可升入高等科，四年高等科毕业，他就享有了公费留美的权利，而作为普通华工出去，未免有辱斯文。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同学袁沛章、张继仁双双由北平城里奔来，邀他一同出洋。两同学言辞切切，再加之父亲在江津县城所开的钱庄新近被溃兵抢掠，他也正感财源枯竭，连开学时买书的钱也没有。他终于决定出洋。

赓即乘上了马车进城，三人直驱英国公使馆。

考试委实简单，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对他们三人分别问了几句平常用语，就开始检查身体。所谓检查，也不过是听听心脏，看看口腔和眼睛，一会儿工夫完毕，就宣布他们都考取了翻译。不过，使华玉峰大为丧气的是，在班上成绩很一般的袁、张二人，竟考取了头等，而他这全班公认的高材生，却落了个二等翻译，薪金比他二人差了整整三十元。

离开平津团，他觉得是明智的，四川不是有句俗语“宁当鸡脑壳，不做牛尾巴”么。

华玉峰身子蜷成一团躺在床上。能吐的，已经吐尽，此时唯感到四肢发软腹中虚空，脑袋晕乎乎来得沉重。幸亏同室的鲁芸阁每餐将饮食端回舱里，强逼着吃下一片面包，半杯牛奶，他才挺了过来。鲁君是他编进四川营后才认识的。他是四川温江人氏，杭州之江大学一年级学生，二等华工翻译，其父系前清温江县令，保路风潮起时，家人皆死于会党之手，当时鲁君在成都读书，才幸免于难。他比华玉峰长了六岁，二十五，一介书生，出自官宦人家，长得挺拔伟岸器宇轩昂，却整日跑到下等舱里和一大帮赤脚乡党打得火热。对此，华玉峰很不以为然，虽然从心眼里，他是感激、钦佩鲁芸阁的。

没有鲁芸阁，华工翻译们绝对住不上这很不错的二等客房。

到威海卫的第七天，他们登上了太古公司的“曼彻斯特”号轮，经日本越太平洋赴加拿大西岸的梵科瓦。登轮后，二十几名来自江浙、平津、汉口的华工翻译竟被安排到下舱里，与三千多名华工吃住在一起。翻译们始而义愤填膺，继而牢骚满腹，最后，却沉默无言了。在统舱里苦熬了三天，鲁芸阁实在忍不住，跳起来大声鼓动诸君随他同去找英国领队发美尔抗议，岂料响应者寡，面面相觑者多，直到怒不可遏的鲁芸阁已与发美尔在餐厅里正面交上火，这一群书生才畏畏缩缩地跟了上来。

“……中国政府已经参战，参战自然是中国人民的义务。可是，我要提请领队先生注意的是，我们是作为中国的参战人员去英国的，我们不是猪仔。”鲁芸阁声音洪亮，一脸正气。

“噢！”一群英国官兵惊呼起来。

“努努，请注意，”英国领队发美尔是天津麦加利银行的职员，能说一口很好的北方话，“英国政府没有歧视贵国参战人员的意思，一切，我们都按照与你们签订的合同办理。”

“可是，合同上写得十分清楚。”鲁芸阁拿起合同朗声念道，“华工翻译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各项费用，概由英国政府免费供给，其等级与英国尉官相同。对于这一条，领队先生怎样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？”

发美尔微笑着耸耸肩，说：“我完全承认合同赋予你们的权利。但是，‘曼彻斯特’号属于太古公司的私营船，我无权命令他们改变你们的住房。我们不是已经预付给你们三个月的薪金吗，二三等舱还有空位，你们愿意住，可以直接找船方，按

价购票。至于伙食，可以改为西餐，但必须到厨房去吃，不能进餐厅，这是轮船上的规矩，请诸位理解并一定执行。”

“我们……抗议！”华玉峰忍无可忍，大声嚷道。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一位上海来的翻译拉住鲁芸阁，悻悻说道，“上海所有外国轮船上，都是这样的……嗨，中国人，没办法。”

鲁芸阁甩掉上海翻译的手，冲着发美尔大声说道：“我不管你的什么洋规矩，我只强调按合同办事如果船到大阪再不改变住处，我们立即乘船回国！”

发美尔终于让步，冷冷回答道：“对华工翻译，我们可以考虑改变。”

天已下半夜，鲁芸阁的铺位还空着，这人想必又到下舱泡上了。

华玉峰关掉壁灯，仍难以入睡。舱外，狂风尖啸，大浪连续不断地击打着船舷，发出令人心悸的“砰砰”巨响。

“阿布柯尔”号下层统舱里，满地密密麻麻横陈着或酣然入梦、或睁眉鼓眼的华工。悬空高吊的十余盏马灯，摇摇晃晃，持久地发出“嘎唧嘎唧”的声响。

一大帮华工簇拥在一盏马灯下，还在吆五喝六地推牌九。

刚才坐庄的鲁芸阁，手红气顺，就激流勇退收了手，不声不响呆在一边，缩了注子，冷一下热一下地扔几个零碎毫子下去凑凑兴。此时坐庄的四川营营长袁澄海，却是霉气登了脑顶门，片刻工夫，就将三个月薪金赔了个精光。

李胜儿赶紧嚷道：“大哥，我来推一庄。”

袁澄海腰无半文，心中火烧火燎，却只好干瞪着眼，无可奈何地挪挪屁股，把位子让给了李胜儿。

“慢。”鲁芸阁止住李胜儿，忽地将钱袋里的银洋“嘎唧唧”

倒在地上，“袁营长，今晚兄弟我进的财，全在这里了，弟兄对了头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还能分彼此？你放开胆儿推。”

袁澄海惊极喜极，一双红眼灼瞪着鲁芸阁大叫道：“鲁师爷，我袁澄海，谢谢你了！”

有钱胆就壮，袁澄海继续坐庄，岂料老天无眼，霉运未过，不到一支烟工夫，又输了个精光。袁澄海急了，抓住李胜儿肩膀嚎道：“胜儿胜儿，我和你喝一条长江水长大的，你杂种救我不救？”

李胜儿赶紧将钱塞进口袋，不悦道：“赌场无父母，大哥，咋能怪我？”

“狗日的家伙，嫖情赌义嘛，大哥还能赖你几个卵毛钱！”

无奈，李胜儿只好悻悻地掏出一小把银元，细数了，递给袁澄海：“大哥，捞回来可要还我。”

一旁的罗小玉赶快掏出十块钱，伶俐地递上，脆生生说道：“袁营长，拿着，好好翻本儿我不信你老今晚就一条道黑到底。”

袁澄海在罗小玉肩上猛击一掌：“小子，够朋友！”

钱少，不能坐庄，袁澄海只好眼睁睁盯着李胜儿把牌抓过去。

袁澄海翻本心急，倾其所有将钱一并押向红得发透的中门，牌一在手，他将牌紧攥在两掌心急速搓动一番，随即鼓凸双眼，飞快地在指缝间溜了一眼，猛地将头一仰，举眼向天，口讷讷叫道：“天爷保佑！天爷保佑！三，三，来三！”话音未落，李胜儿已将牌摔到地上，喜极欲狂地叫起来：“统吃！统吃！”双手迫不及待地伸出，将各门下的钱呼地掳到自己面前。

众人鼓眼看那牌，竟是一副满十点！

袁澄海眼也呆了，心也木了，哭丧脸闷坐一旁，心急难耐地瞪着众人豪赌。

鲁芸阁见火候到了，将袁澄海后衣襟轻轻一拉，旋起身离去，爬上舷梯。

袁澄海愣怔了一下，等回过神来，急忙跟了上去。

罗小玉早将这一切细微举动看在眼里，见二人上了甲板，也悄无声息地离了众人，向舷梯上爬去。

头尚未伸出舱口，罗小玉已经听见了外面的对话。

“袁营长，我看你是一条好汉，索性帮忙帮到底。这里，是我三个月的薪水，你全拿去。”

“这……哪个要得！”

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，此一去漂洋过海，生死难卜，今后看在乡人份上，能帮的，彼此帮一把，能扶的彼此扶一下。”

“好鲁爷，你是翻译，还掏心掏肝给我这粗人，我要半点对不起，天打雷劈！”

“我前日和你谈的事？”

“你是说罗小玉……嗨，鲁师爷，那还不好办！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还能不为你两肋插刀？”

“哐”的一声响，罗小玉疾步蹿出舱口，对着袁澄海双膝一屈，就是一个大礼。

“袁营长，我罗小玉谢你救命之恩了！”

袁澄海诧异道：“你这娃儿，给我磕啥子头？要谢，你谢鲁师爷好了。”用手去拉罗小玉，竟触摸到他脸上，心中猛一机灵，罗小玉脸上，已满是泪水，袁澄海顿时心软，讷讷道：“嗨，你连人毛都没长全，离乡背井跑出来干啥？出洋这碗饭，你以

为是容易吃的么!”

鲁芸阁赶紧插上:“我和小玉,就谢你了。”

“谢个啥?到了利物浦,我给发美尔先生打个招呼就行了。”说着,去暗处揪了鲁芸阁一把,话中有话地:“既是你鲁师爷要的贴身家伙,我还敢不把他当个小爷看待么!”

一句话,羞得罗小玉脸膛犹似泼了血,幸亏海天暗淡,才掩去了不少的尴尬。

袁澄海拿上钱,猴急地下舱去了。

“鲁师爷……”罗小玉叫道。

鲁芸阁轻声打断他:“小玉,时候不早了,都歇着吧。”

“你为我,钱都用光了。这点钱,你留着吧。”

“哈哈,小憨包,大爷我可不缺银子用。”

鲁芸阁回到自己舱房门口,并未进屋,在栏杆边站住了。

隐隐有声渐起,如泣,如诉,幽幽怨怨,悲悲切切,恍听像弱女哀泣,细听,却是一管洞箫。

鲁芸阁探身往下一看,缆墩上孤零零坐着罗小玉。

鲁芸阁心中猛一揪扯……

那箫声悠悠飞去或融入夜空之中,或飘落浪波之上,粘粘稠稠,缠绵留连,终至渐渐消散……

2

朝暾初起,水光潋滟,啁啁,竟是个难得的好天!

众人一窝蜂地拥出舱房,顿感年轻了许多。连那些身子骨差的、晕船晕得厉害的华工,也都扶着搀着上了甲板。

那湿漉漉的太阳正从飘袅着淡淡乳白色水雾的大海中间

螭挣起。东边的天穹，渐次拉开无数条鲜红的、棕红的、殷红的巨大光带。此刻，天也泛红，雾也泛红，连那苍茫大洋，也由远及近让那胭脂般的红色慢慢染过来。这时候，太阳兀地一跳，高出了水面，将那蓝湛湛的水沫飞珠溅玉般地抖洒下来，眼前但见一片红沫、红云、红光飘飘袅袅，粼粼闪闪……

远远近近的舰上，蓦地爆出一阵阵滚雷般的欢呼！

这欢呼将刚刚醒来的华玉峰也掠上了甲板。五色迷眼，五音悦耳，连日行船带来的那种恍恍惚惚的晕眩，麻麻木木的感觉全都飞走了，那沉甸甸咸腻腻湿漉漉的压得人心发紧发闷的海风，此刻也变得清清爽爽。大海轻缓地起伏荡漾，仿佛也在舒展它那累乏了的身肢。几只海鸥，在霞光里鸣叫，飞动。

船尾宽敞处，闹腾腾围了数百口人。

“哟，华师爷也下来了？”华玉峰人未走拢，高踞众人头上的李胜儿已经看见他了，马上哈哈腰，巴结着招呼他。

华玉峰客气着应了一声，心中很是好笑。这里所有华工，都把翻译称作师爷，虽是出于对读洋书人的恭敬，听上去却总不免让人想起讼棍，刀笔之流的货色来。人群顿时豁开一条缝，让华玉峰挤了进去。

眼前却是奇了！

矮墩墩的四川营长袁澄海端坐在缆墩上，上身裸着，露出一身乌油油亮闪闪的肉来，两手在胸前交叉，紧箍着自己的双臂，胸前的肌肉高高隆起，浑若两只反扣的铁碗，双膝间，稳稳插着一块竖着的砖头。对此人，华玉峰是了解的，他是四川重庆人，四十来岁，身强力壮，会功夫，是天主教徒，能说几句英文。

见了华玉峰，袁澄海笑问道：“华师爷，也来给我凑个兴头？”

李胜儿咋呼道：“华师爷，扔下一块钱，你把袁大哥腿缝里那块砖头拔出来，就赔你十块。”

华玉峰这才看见地上一个毡帽里，已积着有百十块洋钱了。

“我哪有那力气！”华玉峰赶紧摇摆双手，退到一旁观战。

昨夜袁澄海手气真是黑透了，他不仅没能用鲁芸阁给他的钱翻本，最后还强逼着李胜儿把钱借给他一并输了，无奈，今日里，他才重操旧业，使起了这个攒钱的手段。

“哪个英雄好汉有胆量上？妈妈的，这可是个吹糠见米实打实的买卖！”李胜儿站在凳子上嘶声烂气地吆喝。

众人眼巴巴仰视着他，却无一人敢上前。

李胜儿用手戳着一条大汉，激道：“潘憨子，枉自你长了那么一身蛮牛肉，就没长一颗吃大钱的胆子？”

潘憨子眼皮一翻，瞪着李胜儿，嘴皮颤颤地抖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“上啊！潘憨子。”

“凭你这日牛的劲，莫说拔砖，连人也能拔起来！”

众人一片声撺掇。

“要赌，我们涨了注再赌，投十块，赢了，你赔我一百，”潘憨子掏出十块银元，在掌心里簸得叮当响。

“好哇！”

“袁营长，敢么？”

众人乐陶陶嚷得更凶。

“大哥——”李胜儿俯下身，去探袁澄海的意思。